

高尔基文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

特写 诗歌

1892—18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高尔基文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1}{2}$ 插页 3

198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0019 · 3153

定价 1.45 元

目 次

马卡尔·楚德拉	1
少女与死神(童话)	18
象大路上的流浪者	30
小仙女与青年牧人(瓦拉几亚童话)	31
自作聪明的萝卜	73
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	84
传记	105
科利亚的梦	115
叶美良·皮里雅依	133
在盐场上	149
报仇(几个类似的故事)	164
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	182
开诚布公的谈话(一个不大确切却完全可能的故事)	192
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	204
女乞儿	232
一件罕有的事	251
我跑掉了	263
醒悟	282
一个诗人的故事	290
伊则吉尔老婆子	298
切尔卡什	326

两个流浪汉(特写)	368
我的旅伴	401
错误.....	435
有一次，在秋天	466
鹰之歌.....	476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圣诞节故事)	483

马卡尔·楚德拉*

从海上吹来潮湿、寒冷的风，把波浪冲击海岸的拍溅声和岸边灌木飒飒声的沉思般的旋律吹散在草原上面。一阵一阵的疾风时时带来一些枯黄的落叶，把它们卷进篝火里面，把火煽得更旺；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秋夜的黑暗颤抖起来，惊恐地退开了，一下子就露出来左面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右面的无边的大海，我的正对面是老茨冈马卡尔·楚德拉的身形，他在看守他那个浪游队①的马群；浪游队的帐篷离我们这儿有五十步的光景。

寒风吹开他那件高加索的上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胸膛，毫无怜悯地吹打它，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用一种漂亮的、有力的姿势斜斜地躺着，脸对着我，不紧不慢地抽他那只大烟斗，从口里、鼻里喷出一团一团的浓烟来，他的眼光越过我的头，一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草原上死一般沉寂的黑暗，嘴不停地跟我讲话，任凭疾风吹打，也不想法挡一挡。

“那么你就这样流浪吗？这很好！你给自己拣了一条挺好的路，鹰②。就应该这样：到处走走，见见世面，看够了，就躺下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十四日《高加索报》。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一卷。

① 茨冈，亦译吉卜赛人，是一种以占卜、卖艺为生的流浪民族。浪游队指他们的结伴流浪的队伍。

② 在俄国民间传说中，“鹰”是对男人的亲密称呼。

来死掉——就是这么一回事。”

“生活？别的人？”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听完了我对他那句“就应该这样”的反驳，便接着说下去。“哼！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自己不就是生活吗？别的人没有你也在活着，而且没有你也会活下去。难道你以为有人需要你吗？你不是面包，又不是手杖，谁也不需要你。

“你说，得学习，得教人吗？可是你能够学到怎样使人幸福吗？不，你不能够。你得先等头发白了，再来说什么教人的话。教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聪明一点的人看见有什么就拿什么，蠢一点的人便两手空空，什么也拿不到，每个人自己会学习的……

“你们那般人^①真可笑。偏偏挤在一块儿，挤得紧紧的，可是你看世界上的地方有多少，”他伸出一只手向草原上大大地一挥。“他们整天在做工。为什么？为的谁？没有一个人晓得。你看见一个人耕田，你就会想：现在他把自己的气力跟汗水一块儿一滴一滴地耗费在地上，随后他就躺在地里，在地里烂掉。他连一点儿东西也没有留下来，他等不及看见自己的田里长出什么来，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跟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是个傻瓜。

“怎么，难道他生下来是为了在地上挖来挖去，连自己的坟也来不及挖好就死掉吗？他了解自由吗？他懂得草原的辽阔吗？海浪的谈话会使他的心快乐吗？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一辈子都是个奴隶，就是这样罢了！他又能够对自己怎么样呢？倘使他后来变得稍为聪明一点，也只好去上吊罢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里头，我见过了那么多的事

^① 这是指俄罗斯人说的，因为说话的是一个茨冈。

情，倘使要把它们全写在纸上，那么象你那个口袋^①，就是有一千个也装它不下。喂，你说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到过？你就说不出来。我到过的地方，有的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应该这样地生活：走吧，走吧——就是这样罢了。不要在一个地方长住——那有什么意思呢？你瞧，白天同黑夜绕着地球互相追逐，跑个不停，你也得象那样地躲开生活的思虑，一直跑下去，省得让你自己厌倦生活。你要是多想一下，你就会厌倦生活了，事情总是这样。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哎！有过的，鹰。

“我坐过牢，那是在加利西亚^②。‘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呢？’——我感到寂寞的时候就这样地想，——牢里真寂寞，鹰，唉，多寂寞啊！——我每回从窗里朝田野望出去，苦恼就抓住我的心，抓紧它，好象把它夹在钳子里一样。谁能够说出自己为什么活着？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鹰！而且也用不着拿这个问自己。活着就是了。你只要在自己四周走动走动，到处看看，那么苦恼就绝不会抓住你了。那个时候，我差点儿用腰带吊死自己，真有这样的事！

“嘿！有一回我跟一个人谈过。他是个严肃的人，是你们的人，俄罗斯人。他说，‘你不应当照你自己所想的那样去生活，你应当遵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你要服从上帝，你不论向他求什么，他会全给你。’可是他自己却穿一身破衣服，到处都是窟窿。我就对他说，让他求上帝给他一套新衣服吧。他却大发脾气，臭骂一顿，把我赶走了。他刚才还说过，应当宽恕人，应当爱人。即使我的话冒犯了他的尊严，他也得宽恕我啊。这也算是——教师！他们教你少吃一点儿，可是他们自己一昼夜就吃它十顿。”

① 旅行用的袋子。

② 历史地区名，在今乌克兰东部。

他朝篝火里吐了一口痰，不作声了，又在装他的烟斗。风悲伤地低声呻吟，马群在黑暗中长嘶，帐篷里送出来柔婉而多情的抒情歌子。唱歌的是马卡尔的女儿，美人儿农卡。我熟悉她那低沉的胸音，不管她在唱歌或是单单说一声“你好”，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奇怪，那么不满，那么严厉。在她那张没有光泽的浅黑色脸上凝结着一种女王的高傲，在她那仿佛被一种阴影罩住的深褐色眼睛里闪烁着她对那种不可抗拒的美丽的自信，和她对自己以外的一切的蔑视。

马卡尔把烟斗递给我。

“抽烟！妞儿唱得好吧？是不是！你想有个这样的妞儿爱你吗？你不想？好极了！应该这样——不要相信妞儿，跟她们离远点儿。固然跟妞儿亲嘴比抽我这只烟斗更好，更快活，可是你跟她亲过嘴以后，你心里的自由就死掉了。她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把你绑在她身上，你挣不脱，你就把你整个的灵魂交给了她！真是这样的！要当心妞儿！她们永远在撒谎！她说：‘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只要你拿别针刺她一下，她就撕碎你的心。我知道的！唉，我知道的多着呢！喂，鹰，你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吗？可是你得记住它，只要你把它记住，你就会做一辈子自由的鸟。

“从前有过一个左巴尔，这是一个年轻的茨冈，叫做洛伊科·左巴尔。整个匈牙利和捷克，斯拉沃尼亚^①以及所有的沿海各国都知道他，——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在那一带地方，一个村子里总有五个十个居民对天发过誓要杀死洛伊科。可是他仍旧活着，而且要是他看上了一匹马，你就是派一团兵去看住它，左巴尔还是要骑着马跑掉的！哼！难道他怕什么人？就是

^① 南斯拉夫历史上的省份，在克罗地亚东部。

魔王带领所有的部下来抓他，他即使不把刀子戳进魔王身上去，一定也要扎实地臭骂‘他’一顿，而且在小鬼们的丑脸上给它一顿脚踢的——一定会是这样的。

“所有的浪游队，不论是闻名或者见面，大家全知道他。他就只爱马，旁的他全不爱，就是马他也爱不多久——他骑了一阵子，就卖掉了，换来的钱，谁要就让谁拿去。他没有一件他挺宝贵的东西，你要他的心，他也会亲手把它从胸膛里挖出来给你，只要这个对你有一点儿好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鹰啊！”

“我们的浪游队那个时候正流浪到布科维纳^①——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有一回在春天的夜里，我们大家正坐在一块儿：有我，有那个跟着科苏特^②打过仗的老军人丹尼洛，有老努尔，还有别的一些人，还有丹尼洛的女儿拉达。

“你认得我的农卡，是不是？她不是女中皇后吗！然而可不能拿农卡跟拉达相比，——这未免太抬高农卡的身份了。关于她，关于这个拉达，你简直找不到话来形容。她的美，也许可以用提琴拉出来，可是也只有那个懂得提琴象懂得他自己的灵魂一样的人才拉得出。

“她烧干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真不知有多少呢！在摩拉瓦河^③上，一个贵人，这是个蓄额发的老头儿，他一看到她，就不能够动了。他坐在马上，望着她，象发寒热似地浑身打颤。他象过节日的魔鬼一样打扮得漂亮极了，‘菇绊’^④上绣着金线，只要马蹄在地上顿一下，他腰间挂的一把剑就象电光似地亮起

① 古代地区名。北部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纳维茨省，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共和国。

②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者。

③ 摩拉瓦河，多瑙河左面的支流，在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④ 从前波兰和乌克兰人穿的一种短上衣。

来……这把剑全身镶满了宝石，他帽子上的浅蓝色天鹅绒就象一小块的天似的——这个老绅士真是神气极了！他望着，望着，随后就对拉达说：‘喂，给我亲一下，我就给你一袋子钱！’可是她只把身子掉到一边去，就完了。‘要是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你不可以更和气点瞧我一眼吗？’那位老贵人立刻减了些威风，把钱袋扔到她的脚边——满满的一大袋，兄弟！可是她仿佛不经意地一脚把它踢到污泥里就完事了。

“‘啊呀，这样的女孩子！’他叹息地说，于是举起鞭子打马——只见一阵尘土象云似地升腾起来。

“第二天他又来了。‘她父亲是谁？’他响雷似地对着帐篷大叫。丹尼洛走了出来。‘把你女儿卖给我，随便你要什么都成！’可是丹尼洛对他说：‘只有潘们^①才什么都肯卖，从他们的猪卖起，一直卖到他们的良心为止，可是我跟随科苏特打过仗，我不做什么买卖！’贵人大发脾气，伸手去抽他的剑，可是我们中间有人把燃着的火绒塞进马耳朵里，马跳起来，一下子就载着他跑掉了。我们也就收了帐篷，往前走了。我们走了一天，第二天，我们一看——他赶上来了！他说：‘喂，你们，当着上帝，当着你们说，我的良心是干净的。把妞儿给我做妻子：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你们平分，我真的很有钱！’他激动得厉害，好象风里的茅草一样，在马鞍上摇晃个不停。我们在考虑。

“‘好，女儿，你说吧！’丹尼洛翕动着他的胡髭，喃喃地说。

“‘要是一只雌鹰自动地走进乌鸦的窝里去，她算是什么呢？’拉达向我们反问道。

“丹尼洛笑起来！我们大家都跟他一块儿笑了。

① 革命前俄国西南部和波兰对绅士、主人、地主的称呼。

“‘说得好，好女儿！听见没有，大人？没有办法！还是去找小鸽子吧，她们倒柔顺些。’于是我们又朝前走了。

“那位大人抓起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打起马跑了，跑得那么快，连地也直打颤。拉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鹰！

“是的！有过这么一回，在夜里，我们都坐着，听见——音乐在草原上飘荡。很好听的音乐！它使我们的血沸腾起来，而且它在唤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觉得，这音乐给我们唤起了一种渴望，我们渴望着什么东西，要是得到了它，连活着也没有意思了。除非是活着做全世界的王，鹰！

“一匹马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马上坐着一个人在奏乐，他走到我们跟前。到了篝火旁边，他勒住马，停止奏乐，带笑地望着我们。

“‘啊呀，左巴尔，原来是你！’丹尼洛快活地对他叫起来。这就是他，洛伊科·左巴尔。

“他的胡子垂到肩头，跟他的卷发混在一块儿，眼睛象明亮的星星似地在闪光，笑容呢，——上帝保佑，它就是整个的太阳！他连人带马都象是用一块铁铸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映着篝火的火光，好象全身涂着血一样，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在笑着！啊，即使他不跟我讲一句话，或者他简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活着，我也会象爱自己一样地爱他的，不然，我就是个大混蛋！

“不错，鹰，就有这样的人！他朝你的眼睛看一下，他就捉住了你的灵魂，你自己不但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你反倒因此骄傲起来。你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你自己也会变好的。这样的人很少，朋友！啊，少，倒是的。要是世界上好东西太多，那么好东西也就不会给人当作好的了。是这样的！你再听下去吧。

“拉达也说：‘洛伊科，你拉得好啊！谁给你做的这只提琴，

会拉出这么响亮、这么好听的调子来?’那一个却笑起来:‘我自个儿做的!而且它不是用木头做的,它是用我热爱的一個年轻女孩子的胸脯做的,我拉的弦子是用她的心弦做的。提琴还不算太好,可是我知道怎样运弓!’

“谁都知道,我们的兄弟^①想马上就蒙住妞儿的眼睛,免得它们烧他的心,反倒让它们为他的缘故罩上一层哀愁,洛伊科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他扑了一个空。拉达掉转身子,打了一个呵欠,说:‘大家都说左巴尔聪明、灵活,——原来他们撒谎!’随后就走开了。

“‘啊呀,美人儿,你好一副伶牙俐齿啊!’洛伊科闪一下眼睛,从马上跳下来。‘你们好,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欢迎客人!’丹尼洛回答他道。大家亲嘴,聊天,后来就躺下来睡了。可是到了早晨,我们看见左巴尔的脑袋上缠着一块布。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是他在梦中给马踢伤了。

“哈,哈,哈!我们知道这匹马是谁,便在我们的胡髭下面暗笑,丹尼洛也微笑了。什么,难道洛伊科配不上拉达吗?不,没有这样的事!不管妞儿怎样美,她的灵魂总是窄狭、卑贱的,即使你挂了一普特^②的金子在她的脖子上,也还是一样,不会使她比本来好一点。啊,得啦!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那时候我们的事情很如意,左巴尔跟我们在一块儿。他真是一个好伙伴!他的聪明比得上一个老年人,什么事他都通晓,他还懂俄文和匈牙利文,能读能写。要是他开口讲起话来,你就一辈子也不想睡,只想听他讲!说到拉提琴,——倘使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拉得象左巴尔那样的话,就

① “同胞”、“同族的人”的意思。

② 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75公斤。

让雷打死我！只要他拿他的弓在弦上拉一下，你的心就会颤抖起来，再拉一下，心听着就停止跳动了，可是他一直拉着，还在笑。你听他拉的时候，不觉同时想哭又想笑。这一阵子你听见什么人在痛苦地呻吟，哀求帮助，好象拿刀子在割你的心似的。过一阵子是草原在对天空讲故事，悲伤的故事。再一阵子又是一个女孩子哭着送别她的年轻的情人！又一阵子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在唤他的妞儿到草原里去。于是突然间——嗨嗨，一阵自由、活泼的曲子象雷声似地响了起来，好象连太阳也跟着这个曲子在天上跳舞了！就是这样的，鹰！

“你身体里的每根血管都懂得这个曲子，你在身心两方面都做了它的奴隶。要是那时候洛伊科喊一声：‘伙伴们，拿起刀子来！’不管他指着哪一个人，我们大家会一齐拿起刀子朝那个人身上冲过去。他能够随便叫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爱他，爱他爱极了，只有拉达一个人连瞧也不瞧他一眼；倘使单单是这样，也还罢了，可是她还取笑他呢。她扎实地刺痛了左巴尔的心，啊，扎实地！洛伊科咬紧牙齿，揪自己的胡须，眼睛看来比深渊还阴沉，有时候也闪出一股叫人灵魂战栗的光芒。在夜晚，洛伊科远远地深入到草原里去，让他的提琴在那儿一直哭到天明，它哭着，它在埋葬左巴尔的自由。我们躺着，听着，心里想着：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要是两块石头你朝我、我朝你地滚撞起来，你不可以立在它们中间，——会撞坏你的。事情就是这样。

“有一回我们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商量事情。谈得乏味了。丹尼洛便央求洛伊科道：‘左巴尔，唱支歌，给我们快活快活。’左巴尔向拉达看了一眼，拉达躺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脸朝上望着天空，于是他拿起弓在弦上拉过。提琴开口讲话了，好象它真是少女的心一样。洛伊科唱道：

咳——咳！我心里燃着火焰，
多辽阔啊，这一片草原！
我的骏马风也似地奔跑，
我一双手啊，铁一样地坚。

“拉达掉过头来，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望着唱歌人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脸红得跟朝霞一样。

咳，哈卜——咳！喂，我的伙伴们！
打起马儿向前飞奔？！
草原上罩着深浓的黑暗，
在那儿等我们的却是黎明！
咳——咳！我们飞去迎接白天。
在平原的上空飞翔！
只是请不要把那鬃毛
挨到娇美的月亮！

“他就这样地唱！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象这样地唱了！可是拉达却好象在滤水似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洛伊科，你不要飞得那么高，当心你会摔下来，鼻子陷在泥水塘里，把你的胡子给弄脏了。’

“洛伊科野兽似地望着她，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个小伙子忍耐下去了，他自己又唱：

咳——哈卜！白日突然来到，
看见我们仍在睡乡。
哎，咳，那时耻火燃烧，
我们羞得无处躲藏。

“丹尼洛说：‘这才配叫做歌！我从来没有听见这样的歌；要是我说了一句谎话，就让魔王拿我去做他的烟斗吧！’

“老努尔也摸摸胡髭，耸耸肩头，我们大家都满意左巴尔的这支勇敢的歌子。就只有拉达不喜欢。

“‘从前一只蚊子想学鹰叫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嗡嗡地吵着的，’她说，这好象把雪水泼在我们的头上一样。

“‘拉达，也许你想尝尝鞭子的味道吧？’丹尼洛跳到她面前，可是左巴尔把帽子扔在地上，他的脸黑得象土地一样，他说：

“‘等一下，丹尼洛！烈性的马需要钢的马衔！把你的女儿给我做妻子吧！’

“丹尼洛笑道：‘现在话说出口了！只要你能够，你就娶她吧！’

“‘好，’洛伊科说，随后他转身对拉达说：‘喂，女孩子，请你听我说几句话，不要傲慢！我见过你们很多的姊姊妹妹，真的，很多很多！可是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地打动我的心。唉，拉达，你把我的灵魂捉住了！那么怎么办呢？要来的事终归会来的，并且……世界上也没有一匹这样的马，它可以驮着你躲开你自己的！……我凭着上帝，凭着我的名誉，在你父亲，在所有这些人的面前，娶你做我的妻子。可是，你当心，不要妨害我的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他牙齿咬紧，眼睛发光，走到她跟前去。我们看见他把手伸给她——我们想，现在拉达已经把轡头套在这匹草原骏马的脑袋上了！突然我们看见他举起两只手，后脑袋着地，倒了下去！……

“这是怎么一件怪事？好象一颗子弹打中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似的。原来是拉达拿了根皮鞭一挥，绕在他的脚上，然后往自己跟前拉，——所以洛伊科就摔倒在地上了。

“妞儿又躺在地上，不动一下，只是默默地微笑着。我们瞧着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洛伊科坐在地上，两只手紧紧抱住脑袋，好象害怕它会炸开似的。随后他静静地站起来，也不瞧谁一眼，就走进草原里去了。努尔轻轻地在我耳边说：‘看住他！’我便跟在左巴尔后面，爬进草原里夜的黑暗中去了。就是这样，鹰！”

马卡尔敲出了烟斗里的灰，重新装进烟丝去。我把大衣裹得更紧些，躺着看他那张年老的、让烈日和寒风弄黑了的脸，他严肃而又严厉地摇着他的脑袋，喃喃地在自言自语；他的灰白的胡须飘动着，风在梳理他的头发。他好象一棵老橡树，虽然被闪电烧焦了，可是仍旧强健，结实，而且为了自己的力量在骄傲。海仍旧象先前那样地对着岸窃窃私语，风也仍旧把海的密语送到草原来。农卡已经不唱了，聚在天上的云使这秋夜显得更黑暗了。

“洛伊科一步一步地走着，头埋下，手象鞭子似地垂在两旁，他走到溪边一个峡谷里头，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呻吟起来。他呻吟得那么痛苦，连我也因为怜悯伤心起来了，可是我并没有走到他身边去。空话对悲哀不会有用处——是不是？！唉，唉！他坐了一个钟头，坐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他坐在那儿，一点儿也不动。

“我躺在离他没有多远的地上。这是一个光辉的夜，明月把它的银光撒在整个的草原上，远处的什么东西都看得见。

“我突然看见：拉达从帐篷里急急地走过来。

“我高兴了！我想道：‘啊，好极了！拉达真是有个胆量的妞儿！’她走到他跟前了，他却没有听见。她拿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洛伊科吃惊地打了一个颤，放开手，抬起了脑袋。他跳起来，

马上抓他的刀子！哎呀！我明白，他要杀妞儿了，我已经想向帐篷那边大声叫唤，想跑到他们跟前去了，可是我忽然听见：

“‘扔掉它！不然我要打碎你的脑袋！’我仔细一瞧：拉达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对准了左巴尔的前额。真是个魔王的妞儿！我想：好的，现在他们两个势均力敌了，往后会出什么事呢？

“‘听我说！’拉达把手枪插进她的腰带里去，对左巴尔说，‘我不是来杀你，我是来讲和的，把刀子扔掉！’那一个扔掉了刀子，凶恶地望着她的眼睛。这真奇怪，兄弟！两个人站在那儿，象野兽似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而他们俩又是一对这么出色、这么勇敢的人。只有明月跟我在旁边瞧着他们——就是这样罢了。

“拉达说：‘喂，听我说，洛伊科，我爱你！’那一个只是耸了耸肩头，好象手脚都让人绑住了似的。

“‘我见过不少的年轻人，可是你在灵魂上、在相貌上都比他们更勇敢，更漂亮。他们里头每一个人，只要我瞟他一眼，就会剃光自己的胡髭，倘使我要他们跪在我脚下，他们都会这样做。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本来就是不够勇敢的，可是我会把他们全弄得象女人一样！世界上勇敢的茨冈剩得真少，真少啊，洛伊科。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洛伊科，可是我爱你。可是我仍旧爱我的自由！这自由，洛伊科，我爱它胜过爱你。可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犹如你没有我也活不了一样。所以我要你在灵魂上、在身体上都成为我的人，你听见吗？’——那一个微笑起来了。

“‘我听见的！我很高兴听你讲话。喂，再说下去！’

“‘可是我还有话说，洛伊科，不管你怎样躲闪，我总会征服你的，你要变做我的人。所以你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我的接